

← (上接12版)

当天称觴宴客至夜，次日还有一场。但第二天冯梦祯本有禅友聚会，访问湖南边灵芝寺的晚明唯识大师雪浪洪恩，在寺里翻阅大藏经，下午又去了净慈寺里寻“万历三高僧”之一的云栖株宏，复偶遇另一位讲师介山和尚，一同走至巷口而别。那天晚上，有位叫唐季泉的，要拉上冯梦祯作陪，一同宴寿他的岳翁。席间唐某人搬来一台弋阳戏，闹腾一晚，夜半而散。冯梦祯记到当晚“疲苦之极”，大约就因为弋阳腔戏粗犷豪放所致。不过此时他想起：“长卿乃好此声。嗜痴之癖，殆不可解！”自己的那位剧作家好友屠长卿，就是喜欢的弋阳腔，品味如此无法理解。因自己疲惫与观戏不快，顺便黑了一下老友的游戏品味，可见晚明时士大夫们有趣的心理活动。

还有一次，观音成道日的黎明，天气稍凉，冯梦祯记录自己睡了个回笼觉后做了个梦：

梦从先人登一山，树木蓊翳，屋俱倾圮，惟龕堂数间独存。既登山，遇屠长卿在山，倏忽复下，见先人。先人曰，此山恐胜五云。予曰，五云奇伟，此山似不如，但秀丽耳。予久不梦先人，且一丘未定，此心日夜如捣，此梦或先人启之与？纪之以俟其应。[日记万历十六年(1587)六月十九]

冯梦祯在梦里与去世了五年的先父一起登山，山上屋舍倾颓，自己老父亲说此山风水，恐怕胜过钱塘江北的五云山。这个梦的缘起，就是冯父突然病逝后，冯梦祯未能及时卜吉宝地安葬先父，一直结郁此事在心，甚至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，自信颇善风水的冯太史，走遍长三角地区的名山名水，为乃父寻觅安身之所而不得。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在梦境里得到启示的那座山上，冯梦祯遇到的就是屠长卿。这或许不仅与屠隆亲近道教、及为乃父奔丧之缘有关，也见得二人亲密的程度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以《快雪堂日记》所载几次冯之梦境，除神明、亲眷、往生者之外，屠隆是唯一出现的同辈在世者。

## 2、关于刘凤台

就是那个梦的同一天，冯梦祯日记里记到：“林玄江来，乞高讷轩馆长书，高

任江西赣州道参政。”“高讷轩”似不易查之，但“林玄江”却值得一书。玄江名尚旻，是位福清的商人。他娶了位美丽的娇娘叫刘凤台，刘娘之前是北京城著名的歌姬。据《万历野获编》里记载，刘凤台在与林大官人要好之前，是与屠隆两位同科好友沈懋学与冯梦祯交往甚密，有“荐枕”之谊。似乎是因为这层关系，冯梦祯还挺愿意敷衍这位林尚旻的（参见拙文《浮生的日历》），这次讨高馆长的荐信应该也是成功的。

但所谓美人遭天妒，刘凤台就在当年万历十六年底，香消玉陨于北京，林公子悲痛万分，冯太史似乎也有些物伤其类的味道。在他当年给屠隆的信中载：

今岁六桥桃花甚繁，闻足下有看花之约，日夜望之，竟不得奉笑咏，怅然至今。足下比道业何似？想益玄悟，穷幽洞微；何时膝行，面叩真诀？足下爱我，无难启钥，以此自慰耳。闻人林生尚旻，布衣之侠，善君典太史。其妾女刘娘，曲中名姬，相从十二年而死，林痛之甚。能言之徒，不吝珠玉，贵其哀思。足下道机虽深，柔情未斩，能不为林生差排绣肠乎？属其事，便造谒，敬为布此。林与刘姬相遇颠末，足下如不厌听，林能亶亶谭之。钟情如是，亦可纪也。（冯9）

万历十六年的屠隆，行踪基本在浙东，大约与他那位高寿的老母九十大寿有

关。所以冯梦祯在信中为他惋惜，没看到苏堤的桃花，并问候了屠隆的丹道业力。此后笔锋一转，提到了林尚旻与刘凤台的事。冯祭酒表示，林公子不仅与自己熟，与同科状元、亡友沈懋学关系也不错。刚过世的刘娘，与其相伴渡过了十二年，导致林公子悲痛万分，甚至愿为刘娘子倾其所有，“贲其哀思”。那林某人具体找屠隆什么事呢，原来是希望长卿为其“差排绣肠”，写一篇刘娘行状、铭表之类的谀墓文章，润笔应当不浅。依冯梦祯信中所说，二人浪漫的爱情故事，想必一定哀婉动人，如果屠隆愿意听，林公子一定会“亶亶谭之”；所以就凭这份钟情，也是值得表彰的。不过屠隆今存的别集中，既没有针对这封信的回信，似乎也没有这篇浪漫的刘姬传记，不知屠隆当时是否答应了这份美差。

## 3、“度男女”

今天的材料可以多方面佐证，屠隆生性确有其放浪之处；他因之被削籍的借口，恐怕不是空穴来风。从屠谱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长卿拥姬左右的记录，多出自其本人笔下。而有段生动的狎邪记录，出自他的老友冯梦祯日记之中，而屠谱未录全。据《快雪堂日记》万历二十七年(1599)闰四月二十二日载，那天年近六十的屠隆，邀请被罢官的冯祭酒，游览曾经自己的治下松江府的天马山。一行人从松江嘉树林来到圆智寺的僧房，地主是青浦本地乡绅陆万言字君策，还有长卿两位孙子：本汲与本茂，下午也

出席。晚上来到陆万言的庄园，名叫畸墅，那晚接待的客人就屠、冯二公，同座有两位姓张的歌姬。冯梦祯在日记中写道：

长卿名为入道，不茹葷，顾特恋诸妾童，所挈群奴有陆瑶、汤科五六辈，而陆瑶特嬖，侍身畔不少离，时时耳畔私语，手过酒齑食之，自言“一夕可度十男女”，其可笑如此。

屠隆虽然半生茹素，但狎邪之兴，至老犹盛，连老朋友都看不下去，对其大言不惭直呼“可笑如此”。屠隆于花甲之年，依然淫纵若此的举动，即使用修真炼气的经历来解释，也颇让人瞠目。但屠长卿这种行为，于晚明当非孤立，而是颇有其时代特征。今日以士大夫为主的晚明文学研究，往往忽视了研究对象理性层面以外的生活方式，在当时拥有一定的合理性，对这一时代士风思想的考察，莫不需要纳入这一维度的思考。今以屠隆与冯梦祯这对万历朝名士为例，考察二人的交游中的种种细节，希望能展示些许晚明文人圈子中生动的现场。

\*\*\*

作为晚明士大夫中的典型，屠隆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反复讨论的那位。不过，就整个文学史研究界对其展开的讨论而言，显然仍有些单薄与平面；即便与其同时代而较长卿著名得多的如汤显祖、王世贞、钱谦益等晚明人物，研究成果依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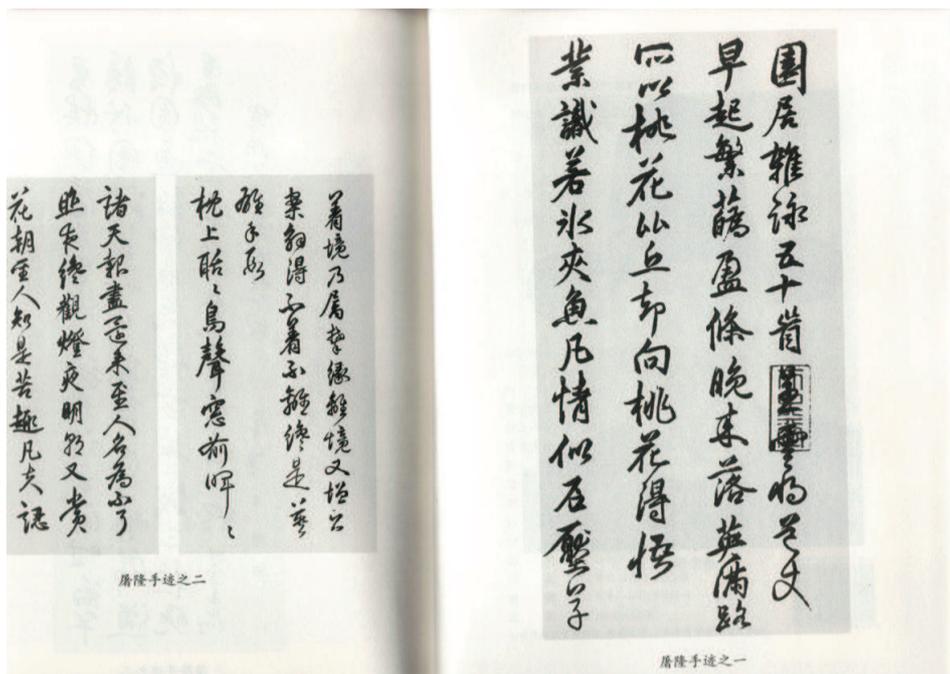
大有未尽之意。这其中的因素有很多，明清士大夫研究整体不够“显学”，恐怕难辞其咎。事实上，明清文学研究界中，使用别集、笔记等文献，关注个人生平与文本创作而进行传统研究的路径，因为缺乏所谓的“理论”导向、视角又不够“宏大”，今天在学界中确乎已不怎么吃香，越来越少的优秀的年轻学者，愿意在明清人物、群体、区域，或者其背后运作的机制等内容上，下足苦功夫——不过这部《屠隆年谱》的作者徐美洁博士，绝对是特殊的一位。

其实，笔者早在读到徐著《明代的京官考核：何止“非升即走”，简直血雨腥风》一文后，就关注徐博士的大名了。除了关注的时代与内容高度相近外，笔者更是对运用史料精确巧妙，印象尤为深刻。如《明代的京官考核》的文章中不仅借古喻今，巧妙地切中青年教师的命脉，且对明代官员考核制度亦极为稔熟；其中指出青年科道中的河南道御史，是参与吏部京察的三股势力之一，启发了笔者开始关注万历朝以后历任河南道的士大夫简历。此类扎实不失高妙的见解，在《屠隆年谱》之中比比皆是，想必读者必能自知。

草拟本文，其实有另一重缘起。在读罢孙教授序言及作者后记的时候，笔者才知道，徐博士原来从事的是临床护理工作，中途转入文史研究。与绝大部分读者不同，这于笔者有一份特殊的亲切。因为笔者是复旦护理学院的第一位男护理本科毕业生，离开医学学科已然十年。尽管我只是在临床实习了四十四周，就考入古籍所重新回到课堂学习，但那段临床生涯已足够刻骨铭心。而徐博士经历十年临床护理工作生涯，毅然转向自己所钟爱的文史研究领域，并取得不俗的成就，除了挚爱、天分之外，过人的勇气与执着，是更为让笔者感佩不已的。

徐博士研究从屠隆文学及生平入手，而笔者研究始于冯梦祯的禅悦生活；以上文所论，屠、冯同科二人，虽性格、处事迥异，而为终生好友。笔者虽与徐博士从未谋面，然因缘际会如此，笔者亦忍不住啰嗦千言于《屠隆年谱》书后。

(作者单位：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)



屠隆手迹